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九十九回 又麻雀名士講牌經 賣風情信人弔膀子

且說范彩霞見章秋谷碰和這般碰法，心上大大的不以為然，口中咕嚕著說道：「倪從來勸看見碰和實梗樣式。」秋谷聽得范彩霞這樣的替他著急，心上也覺得有些好笑，便對他說道：「我的碰和和別人不同，另外有我的法兒，你不信你只走過來好好的看一下，就知道里頭的道理了。」范彩霞聽了便又走過來，站在秋谷後面細細的看著。這番秋谷的莊，恰和了一付，又接著連了一付七□二和的筒子一色。接著，辛修甫和了一付，輪著林媛媛的莊。范彩霞在秋谷背後看著他起出牌來，也是平平常常的，不見得怎樣好法。碰了兩轉，上家陶觀察發出一張五索，秋谷不吃，順手去摸一張東風來，打出一張四索。范彩霞看了也不開口，只把秋谷的衣服一拉，秋谷微笑搖頭，一轉過來，秋谷去起出一張三萬，成了三四五萬的一搭，便又打出一張六索。辛修甫見了詫異道：「你與其拆掉四索六索，為什麼不吃他的五索呢？」秋谷笑道：「照這樣的一付牌，就是和了也不過一個平和，有什麼希罕。」等了一回，辛修甫發出一張南風，秋谷碰了出來，發出一張九索。這個時候，林媛媛早已碰了三張白板放在桌上，一轉過來輪到陶觀察發牌，陶觀察卻順手發出一張東風來。林媛媛見了大喜，撲的把牌攤出，口中說道：「難末嘆敲著仔唔篤一記哉。」大家舉目看時，原來是東風和一索對碰和出，是一付索子一色，裡頭還有三張八索，三張七索，又是個對對和。林媛媛屈指一算道：「對對和要外加一翻，剛剛嘆是一付倒勒。」林媛媛正在高興，不提防章秋谷伸過手去，把那一張東風搶了過來。林媛媛嘆道：「作啥呀，拿倪一張東風搶得去。」

秋谷不慌不忙，把自己的牌攤在桌子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請你們看看，我的牌怎麼樣？」辛修甫和陶觀察大舉眼看時，只見齊齊正正的三張八筒，三張一萬，三張三四五萬，一張東風，還有三張南風已經碰在桌上。修甫見了，詫異道：「你是獨等東風麼？」秋谷不答，只點一點頭，把陶觀察方才打的那張東風和自己的東風放在一起，只把一個背後的范彩霞喜歡得笑得「吱吱格格」的，一張櫻桃小口再也合不攏來。辛修甫和陶觀察見章秋谷攔了林媛媛的和，心上自然高興。只有林媛媛都著一張嘴，□分掃興，瞪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倪勿來，勿作興實梗格。耐要攔倪格和，為啥勿早點說呀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的手腳□分神速，對面的一張東風，剛剛打出，你已經飛一般的搶了過去，叫我那裡來得及？」林媛媛聽了也覺好笑，便把自己的牌一推，歷歷碌碌的擡起牌來。

秋谷方才對著范彩霞講道：「何如？這一下子你有些明白了麼？你剛才看著我不吃二索不碰九萬以為錯了，你不知碰和這樣東西，雖然是一件遊戲的事情，裡頭也有些反敗為勝的道理。大約上家的牌風很旺，便不當吃的吃他一下，把上家的牌落到自己手裡頭來，或者下家的牌風很旺，便當吃的吃他，把下家的牌提到自己手裡頭來。我剛才看見下家的牌風好得狠，所以故意不碰不吃，有心攬他一下，果然給我一下子攬過來。你想方才要是吃了上家的一張五索，自己三六萬等張，這一張東風豈不是給下家拿了去麼？下家要是拿著了東風，早已和出來的了，那裡還等得到這個時候。」章秋谷一面說著，林媛媛和辛修甫、陶觀察都停了手呆呆的聽。

范彩霞聽了秋谷的一番說話，不覺連連點頭，想了一想便又問道：「既然耐說勿碰勿吃，為啥好好裡有仔八萬九萬，要碰對家格七萬呀？」秋谷道：「今天的牌只有他們兩家的好些，所以對面打了一張七萬，我拆掉了自家的八萬九萬，去碰他那張七萬，本來是不應該碰的，如今我碰他一下，或者可以把對面的好牌碰過這一面來，這也是一個反敗為勝的法子。」

辛修甫和陶觀察聽了秋谷這一番說話，覺得甚是津津有味。辛修甫便問秋谷道：「據你說來，碰和裡頭也有這許多奧妙，但是除了這幾個法兒，還有什麼別的方法沒有？」秋谷道：「碰和的方法，第一不要讓下家多要自己的牌，看著給他吃一下子沒有什麼要緊，就是和了出來，無非是□和二□和的牌，也算不得什麼。人家往往在這個裡頭不狠留心，隨隨便便的混打，卻不知道雖然人家和了一付小小的牌不算什麼，你要是一連給他和了幾付，牌風一順，他的牌就忽然間大好起來，真是拉朽摧枯，勢如破竹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就是再要扣他的牌，憑你怎樣也扣不住的了。」

那班碰和的飯桶，自己輸了錢還要抱怨自己的牌風不好，那裡想得到別人的牌風為什麼這般好法，就是自己不肯留神鬧出來的。大凡碰和的人，雖然要顧自己手裡頭的牌，卻也要顧著檯面上的牌風怎樣，到了那差不多大家等張的時候，只要留神看著檯面上的牌，已經打出去的是幾張什麼，合著自己手裡的牌算計起來，別人等張是等的什麼牌大約總有幾分拿手。總之，不論自己的牌風好與不好，只要少發生張，不開大炮，一定不至於出什麼亂子的。至於講起自己的發牌來，那是碰和裡頭最要緊的一件事情，在自己牌風不好的時候，自然不好混打；就使自己的牌風很好，也要自己留神些兒，不好亂發。一個不小心給人家和了去，憑你自己的牌再大些兒，也不值一個大錢，倒反把牌風弄得大壞起來。如今那些碰和的人都是這個樣兒，倚仗著自己的牌風很好，便不管三七二一隨手亂打，打到後來總是輸得他一個要死，這幾句話兒雖然沒有許多竅妙，碰和裡頭的方法也就差不多了。」

辛修甫、陳海秋和范彩霞等聽了，都是心領神會，只有陶觀察聽了有些不以為然，便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碰和一道原不過是我們借他消遣的事兒，何必這樣在裡頭講究？況且我們一班人大家聚在一起頑頑，輸贏都不算什麼，用不著這樣認真，你們看我的話可是不是？」秋谷接著說道：「這個話兒自然不差，但是這個『賭』字的字義，本來就是彼此爭勝的意思。無論什麼人，你不沾到這個『賭』字便罷，要是沾到了這個『賭』字，憑你親戚、朋友、父子、兄弟都沒有些兒退讓的心腸，一定要自己勝了，人家輸了，心上方才快活。至於我們的打牌本來算不得賭錢，不過是個消遣的法兒罷了。但是雖然消遣，大家心上未免總有些爭勝的意思，斷沒有一個人上了賭場，只想輸不想贏的道理。不過我們的賭錢與別人不同，沒有那些死想贏錢的期望，贏了固然很好，就是輸了也沒有什麼希奇。至於說起我們大家賭起錢來，一定的希望著自己輸錢，那也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兒講講罷了。」陶觀察聽了，和辛修甫都點頭稱是。

陳海秋一個人在炕上躺了一回，覺得有些困倦，便立起身來叫林媛媛讓他坐下，幾個人又碰起來。等到完了八圈，差不多時候已經六七點鐘，叫來的信人一個個都走了。大家算起帳來，陶觀察一個人大輸，輸了一百三□多塊錢。辛修甫也輸五□塊錢，陳海秋只贏了二□塊錢，章秋谷非但把方才輸的都撈了回來，還透贏了一百六□幾塊錢。秋谷對著范彩霞道：「何如？你說我打錯了牌，如今你相信不相信？」

范彩霞聽了嫣然一笑，也不開口，只對著秋谷微微的朱唇一動。

秋谷一笑，別過頭去對陳海秋說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差不多就要上燈，我看你就在這裡吃一台酒罷。」陳海秋聽了點頭答應，便和范彩霞說了，叫他預備一台菜。

范彩霞聽了自然歡喜，連忙叫娘姨下去招呼。不多時，早已擺得齊齊整整，陳海秋又請了兩個招商局裡頭的朋友，大家鬧了一回，這一台酒差不多直吃到□點鐘的光景，方才大家回去。范彩霞趁著陳海秋送客的時候，一把拉住了秋谷的手，低低的問道：「耐明朝幾點鐘來？倪有兩句閒話要搭耐說。」秋谷微微笑著，答應他道：「明天我一定同了陳老爺過來就是了。」范彩霞聽了把頭一扭，把一個指頭輕輕的在秋谷頭上點了一點道：「耐格人啥實梗介……」正還要說下去，剛剛陳海秋送了客進來，酒氣沖沖的口中說道：「彩霞到那裡去了，為什麼不來送送客人？」范彩霞把雙眉一皺，連忙扭過身來答道：「倪勒浪晚，剛剛章二少搭倪說兩聲閒話，夾忙頭裡向客人去哉。」秋谷趁著這個時候對陳海秋說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，明天就是我們原班四個人，在這裡再碰一場和可好不好？」陶觀察和辛修甫自然答應，秋谷便別了眾人，自己回新馬路去了。

自從這一天章秋谷在范彩霞那裡碰過了一場和之後，陳海秋天天約著他們三個在范彩霞院中碰和，又天天請客，在范彩霞院中吃酒。秋谷也有時約著他們幾個到梁綠珠、陸麗娟家去碰和吃酒。陸麗娟自從認得了這位章秋谷以來，覺得章秋谷華采非常，丰儀出眾，好像自己相與的客人裡頭沒有一個趕得上章秋谷的，便□分巴結起來。章秋谷也愛著陸麗娟的性格溫柔，風情旖旎，幾天工

夫便有了相好。一個是江南名士，儻非常；一個是越國佳人，深情如許。自然的□分恩愛，格外纏綿。

在下做書的也不必去提他。

不多時，早到了五月初三，轉瞬之間已經是端午佳節，榴花照眼，暑氣迎人。

那班堂子裡頭的娘姨、大姐，一個個都在四馬路上穿梭一般的來往不絕；更有那起抬轎子的烏龜，挑著送禮的東西，滿街上亂走。有些漂帳的客人，到了這個時候都躲得個無影無蹤，累得那班娘姨、大姐尋得一個發昏。章秋谷恰早早的把那些堂子裡頭的酒局帳和那些店帳，都開銷得清清楚楚。到了初三那一天，為著陸麗娟叫他去吃司菜，便約了辛修甫和陳海秋兩個人同去。到了陸麗娟那裡，只見陸麗娟梳好了頭，正和個大姐在那裡說笑，見秋谷進來，便笑微微的叫一聲「二少」。正是：

傾城名士，重翻子夜之歌；暮雨朝雲，又入高唐之夢。

欲知此後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